潇洒的新太太

马尚龙

30多年前,社会上流行这么一句话:男人一有钱就变坏,女人一变坏就会有钱。其,“坏”可能是一种不同以往的生活态度。比如潇洒。曾经潇洒也是一个极其时髦的词汇,尤其对于男人来说,不要一天到晚,团结紧张严肃……还要活泼。“活泼”意义非常广,不过比不过“潇洒”。不求功名官场,想过小日子,是潇洒;做人不计较,用钱大方,是潇洒;去夜总会,也是潇洒……

于是就有了杉杉西服的广告——不要太潇洒!

为杉杉西服做广告的是上影厂演员翟乃社,他是中国大陆服装史上第一位代言人。1993年,杉杉老板咬咬牙借了6万元钱,潇洒地请翟乃社做了一个“不要太潇洒”的广告。

翟乃社是那个年代硬汉形象,有中国高仓健之誉,可惜2014年去世。

潇洒是一种生活态度,何尝不是一种成功了的表白:不成功何以潇洒?

“成功人士”的概念渐入了中国人的生活理念。

“叩开名流之门,共度锦绣人生”,1991年,一夜之间,上海人都背得出了。南京东路的新贵精品商厦,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最强音。名流之门建立在中百一店对面,等着上海人去叩开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,社会贫富差别在拉大。有人下岗了,归入了“四零五零工程”(即40-50岁的下岗工人),有人出国了,有人发财了,有人贪污了。手中的钞票未见多了很多,口气大了,眼界高了。物化时代不请自来。

就是在精品商厦开业几个月之后的1992年,股票认购证发放了。30元一张。锦绣人生,不是共享单车,注定是不可能共度的。

在精品商厦里,有“今年20,明年18”的白丽香皂。30年过后,精品商厦早就沦为废品,白丽香皂是否还有我不清楚,但是“今年20,明年18”的广告,像精品一样记忆犹新。

既然已经有了力士香皂,为什么还会有白丽香皂的脱颖而出?

被金斯基强烈诱惑的是30岁上下的女人,她们春色的年纪,迎来了社会的春色。10年过后,她们40了。挤眉弄眼已成往事,白发长出来了,皱纹长出来了,感受到了谌容小说《年轻十岁》的年龄危机。

务实的贤妻良母,不再梦幻金斯基的那颗草莓,而是感受到“永葆革命青春”的紧迫。年届40,明年38都是回不去的。幸好女人最大的可爱,是永远热爱幻想,犹如当今的“美颜”照片,一切的假想,都可以在“热爱生活”中找到落脚点。“今年20,明年18”,不要这么快就做中年妇女,是90年代初步入中年且是贤妻良母的女人最大的心愿了。

而且她们中的一部分,没过几年会发现,当她们不再是金斯基的时候,她们很可能也失去了金斯基的那颗草莓。

果然,两三年后的1993年,有人要“每天送你一位新太太”了,这是太太口服液。这个广告语的潜台词是,当心,你已经不是新太太了,你要想办法在老公眼里心里继续保持着新太太的姣好。

真正有女人自信的女性广告,应该是这一个:古今胸罩,一戴添娇。1996年,上海南北高架还算时鲜,但见高架上一面面“古今胸罩一戴添娇”的广告旗在秋风中飒飒飘扬。有道德学家不满:一路上车子开去,都是胸罩;再说,一戴添娇,是从伟人的名句“一代天骄,成吉思汗,只识弯弓射大雕”谐音而来,太不严肃。不过据说就是这个“一戴添娇”的广告,让古今胸罩成为国内内衣行业名副其实的“波霸”。

从“每天送你一位新太太”到“一戴添娇”,只是3年的时差。前者是有不安全感的,也是被动态的,后者则是把握了自我,在两性关系中,是有对称的话语权的。

过年风俗画

朱秀坤

旧时的腊月快过年了,是有许多事要做的,要炸肉丸,酿米酒,到碓房里磕糯米粉,蒸馒头年糕糯米团,趁着刚出笼的热乎劲,让老人孩子在每一只糕团上点一个洋红点子,霎时真像桃花满天飞,年的气氛一下出来了,春天仿佛已来到人间。还要做糖,通常是晚上,文火炒好芝麻,再炒花生米,待其冷却后碾碎,大火熬上糖稀,将半锅爆米花、炒芝麻、花生碎还有剁细的橘子皮、姜末一并倒入,大铜铲使劲儿翻炒,盛上小木桌,擀面杖擀成饼,菜刀切成小方块,就是最美味的花生芝麻米花糖。真香真甜太美了,待客,给孩子解馋甚好,过年嘛。还炸“锈钉”“雪枣”(两种油炸小食品),炒葵花籽南瓜子麻壳花生,炒蚕豆炒豌豆炒黄豆,墨蓝的夜空下,寒星闪烁,辉映着人间烟火朦胧,家家在炒炒炒,“沙沙沙,沙沙沙”,一村的炒香,间或响起“砰”一声,又一声,那是蚕豆豌豆爆裂的声音,世间最安全最繁密的爆炸了。炒好,盛在铁皮盒里,从过年吃到元宵也不坏。

年脚下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——洗,洗洗过年。洗衣洗被,洗澡理发,甚至桌椅橱柜、锅盖笼屉也要清洗,洗得清清爽爽干干净净的,焕然一新过大年呢。于是家家户户都在洗被子洗床单,水码头上那些五彩艳丽的被面上不是凤穿牡丹就是喜上梅梢,生动逼真的花儿鸟儿在阳光与清风中摇曳,恍惚间似能听到喜鹊在叽喳,百鸟在啁啾,能闻到红牡丹绿牡丹黄月季紫月季的醉人芳香,女人们就像花香鸟语中的青衣或花旦,在那里洗,汰,搓,涮,拧水又晾晒,边嘻嘻哈哈地谈论着说笑着,像枝头蹦跳觅食的寒雀,笑声闪着光亮含着开心,“叮叮咚咚”地溅在花花绿绿的衣被上。谁家出远门的汉子回来了,大石桥上喊一声,能逗得一帮妇女直起哄,闹上半天才平息。记得那些鸳鸯戏水或金玉满堂的上海产床单真是结实耐磨,怎样洗也不褪色,洗好了,铺展开,一室的鲜亮,蓬荜生辉。入夜,被窝里全是阳光的清香,棉花的清香,梦里也能看到鸟儿在翩飞,花儿在绽放。

诸事完毕,开开心心的,满心期待中,带着些许激动,新年如期而至。大年三十夜孩子们是难得睡着的,早早地起床,拜年去。一村都要拜到,谁家都不能落下呀。三五成群的孩子蹦蹦跳跳到一户又一户人家,高喊一声“过年好”或“恭喜发财”,主人必是笑脸相迎,乐呵呵地捧一把花生瓜子水果糖递给每一个孩子,有亲戚关系的还可能得到一个红包那是太开心了。最不受待见的是爆米花或炒蚕豆,因为不稀罕,一抓一大捧塞口袋里占地方,全身也就四个口袋啊,也不好拂了主人家的热情,或躲着闪着,主人哪肯放过,一把撑开口袋就灌了进去,孩子一闪身,哗啦哗啦的,爆米花或炒蚕豆泼泼洒洒的一地都是,孩子笑着跑了,途中可能还会窃笑着,偷偷地撒落一些,好腾出空间盛放更多的年货啊。于是大年初一大早,家家门前是撒落的爆米花和炒蚕豆,还有一地欢乐无邪的笑闹声。半大的孩子也可能会得到主人家的一两根香烟的,孝敬父母或长辈罢了,也有人会偷偷抽一根,装模作样地闭上眼享受片刻。大人见了也不怪罪,毕竟是过年图个喜兴,新鲜头里的不能坏了心情,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,忙着打牌去了。好热闹的人们则开开心心地看舞龙舞狮子,看草台班子唱戏去了。有一对外乡来的乞丐换一声干净衣裳在唱戏,笑眯眯地唱“对花”唱“夫妻双双把家还”,好多人跟着听,给一些小钱或者馒头、糕点都行。母亲看他们乐哈哈的样子,叹一声,过年了,人家是开开心心把家还,他们是沿街串巷在要饭……

如今哪怕最偏僻的乡野,也没人挨家挨户地拜年了,更没人在乎那一抓一大把的爆米花或炒蚕豆。但那种原生态的过年方式,对年的满心期盼,那朴实的开心,洋溢在空气中的欢闹与吉祥,还有过年的好心情,以及小心呵护不敢马虎的种种仪式感,还是让人打心眼里想念。但已演变成一幅逐渐褪色却质朴亲切、历久弥新的过年风俗画了。

倚熏笼

张秀云

在上海博物馆里,曾见过一幅《斜倚熏笼图》,明代画家陈洪绶的作品。画面上,一个盖着锦被的少妇慵懒地伏在熏笼上,抬头逗弄架上的鹦鹉,侍女在一旁带着个孩童玩耍。那熏笼貌似竹篾编织的,半圆形,下面罩着一个炭盆,炭盆里应该有红红的暗火,还有袅袅的香气吧。历来,熏笼的作用,一个是取暖,另外一个就是熏香,富贵人家常常两用兼备,“藕丝衫子柳花裙,空著沉香慢火熏”,古代千金小姐连手帕子都熏得喷香,书生拾了那香罗帕揣在怀里,天天拿出来闻香思人,由此就要引发一段香艳的故事,这是戏文里常常出现的情节。

熏笼都是镂空的,好让热气和香气往外散发,有竹木制,也有金石制,工艺上可简可繁,可镶金可绘银,是显贵们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具,晋人著的《东宫旧事》里记载:“太子纳妃有熏衣笼,当亦秦汉制”,秦汉是何制呢?列得很详细:“漆画手巾熏笼二,条被熏笼三……”可见,秦汉时期就在使用熏笼了,也可见,大户人家的熏笼都是有明确分工的,熏衣的熏被的熏毛巾的,大大小小林林总总。北风嘶吼的冬天,外头飞雪漫漫,室内,人倚着热烘烘香喷喷的熏笼,逗逗鸟,绣绣花,读读书,是大户人家常见的消寒图。

熏笼可大可小,小的可以拢在袖子里,大的可同床榻一般。《红楼梦》里多次提到一种豪华版熏笼,叫“火箱子”,要几个人抬,像是一种可以移动的炕,怡红院、潇湘馆里,都有这样的大号熏笼。第52回里有这样的情节,黛玉、宝钗、宝琴、岫烟四个人,团坐在熏笼上拉家常,宝玉撞见了,戏称这是一幅“冬闺集艳图”。能容得下四人团坐的大熏笼,类似炕无疑了。那天无意中看到新版的电视剧《红楼梦》,演到这一段时,“四艳”却不是围坐在火箱子上,而是每人坐了一张木凳,凳子下面各放一个小熏笼,导演为了表现这一细节,还专门安排侍女更换熏笼。大号的火箱子换成了手提小熏笼,贾府的奢靡瞬间被降了几个档次,这情节设计得,也真是脑洞大开。

其实,熏笼也非富贵人家专享,我小的时候,没有空调、暖风扇、电热毯这些取暖用具,甚至相当长的一段时期,连煤炉子也没有。淮北的乡下极冷,风刮起来,飕飕地带着尖利的哨音,天寒地冻,每一滴水都会迅速变成冰,若逢一场大雪过后,更是冷得人说话都打颤。这样的天,小孩子最怕脱衣服进冷被窝,最怕起床穿冰凉的棉袄棉裤,这时候,母亲就会起用乡下的“熏笼”。把锅灶底下的劈柴余火铲出来,放进一个破旧的搪瓷盆里,上面罩个淘牛草的篓子,放到床上把被子烘一烘,把棉衣搭在上面烤一烤,一会儿也就热乎乎的了。小孩子的湿裤子和尿布,也用这种烘法。故乡的牛草篓子和陈洪绶图上的熏笼形状相同,半圆形,是用白蜡条编的,孔洞大如鸡卵,通常米把高,淘牛草淘猪草用的,家家都有,严冬里常常被拿出来当熏笼使用,只是,贵胄之家熏出来的暖带着一股子香,我们的炭火穿过篓子,会带出一股子青草与牛粪的气息。

一个朋友老家在湖南乡下,她说,那儿仍有使用熏笼取暖的习惯。南方多竹,又多巧匠,他们的熏笼,应该都是竹篾编织的,专笼专用吧。热烘烘的熏笼上罩一床棉被,一家人围坐堂前,把被子搭在腿上,东家长西家短地聊聊天,或者,弄一盘瓜子儿放在中间,边嗑边聊,任小孩子在旁边快乐地跑来闹去,咯咯的笑声穿过门窗的缝隙飘到寒风里去。这样的暖意,深宅大院绮罗绣户,不见得拥有吧。

“泪湿罗巾梦不成,夜深前殿按歌声。红颜未老恩先断,斜倚熏笼坐到明。”白居易这首有名的《后宫词》里,那个女子斜倚的熏笼,肯定很精致,大概镶着金嵌着银,满室温暖里一定有暗香浮动,可天国似的香暖,却焐不热一颗心的寂寞凄凉,夜夜苦等夜夜空等的日子,已经过了多少?后面还有多少?在这样“不得见人的去处”,宫女独对残灯,对牛草篓子底下的暖老温贫,对田家妇子之乐,该是出奇地羡慕吧。

意难平

——影视剧《大江大河2》观后感之一

徐约维

看《大江大河2》最大的感触是三个人的“意难平”。在开颜,是婚姻解体。在宋运辉,是被迫退出他呕心沥血的东海厂的合资项目。在杨巡,是母亲患绝症。

当然,还有很多人的,如雷东宝的憋屈(蹲监狱);开颜父亲(退休厂长)的失落……

时代的大江大河,冲散了他们曾经的秩序,他们回不去了。

一江春水向东流。

回之以凝视。

渐行渐远的与渐行渐近的。

本文聚焦宋运辉与妻子开颜;及曾经的学生,如今的合资谈判对手梁思申的关系。

一言难尽,大概是她们三人各自在关系里的整体感觉。

我觉得,宋与开颜,其实相互间没多深的了解。至少,彼此都没渗入对方内心深处。

一开始,宋是被动于开颜的痴心,可能也不排除他潜意识里“背靠大树好乘凉”的现实考量。

在他们的婚恋里,开颜是任性的“小猫”,但宋少了些“性情”。一切都是顺理成章,包括一饭一菜间的“相濡以沫”,唯独没有出自那种肺腑,压也压不住的情感溢出。

那种尽情,那种余味。

随着时代的急流汹涌,他们的生活轨迹渐行渐远。在宋运辉,渐行渐近的是“东海”的崛起。在开颜,是从“东海”里抽离,成为疏离的旁观者。

较年轻时,宋运辉基于自己与家族的经历,下意识地以婚姻寻求庇护,也没多大的抱负。没有机会,也不敢奢望。但时代的浪潮一浪一浪把他推上了改革前沿,成为央企的常务副厂长,且远景越来越开阔。而开颜的生活之门越来越窄,父亲退休;自己“不学无术”,工作,包括生活能力都堪忧。

越到后来,小猫的话越来越不值钱,越来越不能给予变化了的宋运辉提供有益的情绪价值,而是无聊与乏味。

时代日新月异,而他们互不知晓各自变化了的心境,也没有“谈心”诉求。也许,在宋是不耐烦,是没时间无心思,亦不愿分心——此时他阶段性的诉求是事业。

而开颜,是不懂也不会,只能眼睁睁地被生活的洪流裹挟,彼此越发疏离。烫发、(受贿)手镯、服饰,是她的兴趣点——当然这也没错,但从旁观者的眼光看来,宋运辉缺的是精神上的契合。如果说,开颜无法提供精神滋养,至少要保持同舟共济吧?起码做到不讨厌,或曰,相安无事吧。比如,在宋运辉无心与她互动时,是否应暂时“失联”,以保持他独处的空间,来消化与整理工作压力。可她偏偏争风吃醋,无事生非。后来又用冷战与逃避来处理他们内在的冲突与深刻的矛盾。

也许,在开颜眼里,是宋变了。但变是人的铁律,不以任何人(包括当事人)的意志为转移。

事实上,顾家的男人无法兼顾事业,奔事业的男人也没法顾家。关键是要适应变化,夫妻同心,而不是成为某种阻抗。

宋身上有开颜很多喜欢的东西,如有知识,上进,沉稳,而这些正是她欠缺的。那么,她身上,有多少是他青睐的东西呢?如果说,一开始,她还有个可以提携宋的父亲,尚且能弥合暗中缝隙,包括单纯不谙世事,但随着境遇的逆转,“小猫”的成长点在哪里?

是学习力,还是适应力?

真心与能力是两回事。

能力是你的实力恰好能契合对方的需要点。

说到底,你的真心,不是以你的付出(你的感受为主),而是以对方的感受为准。你的真心也好,付出也罢,没有踏在对方的需求点上,甚至是对方排斥,那么你的付出,就是枉自凝眉,甚至是拖累是骚扰。

爱是一种心动,但婚姻说到底,是两个人的各求所需。

也许,关系困扰的本质,就是:你不了解他或她。

而现实是,人每每容易爱上一个能够伤害自己的人。

那些爱上你的人,也是你有能力伤害的人。

炊烟是连着家的路

寇俊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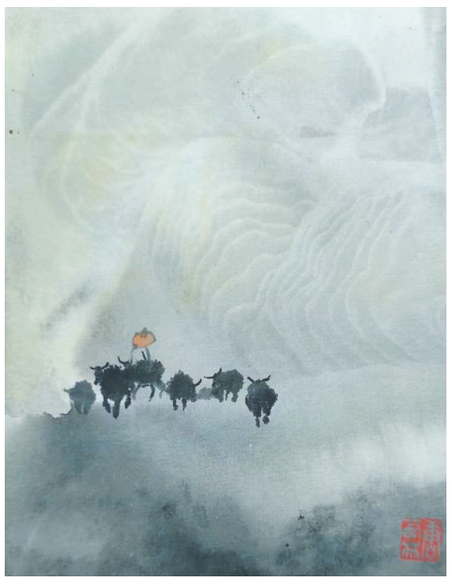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故乡是一个平凡的小村,红墙蓝瓦的房舍一家挨着一家,灶房都建在院子的侧面,虽然低矮狭小,但烟囱耸出了房顶,成了院子里的制高点。有多少根烟囱,就有多少个家庭。民以食为天,从烟囱里飘出的炊烟是最具诱惑力的。

天近黄昏,夕阳淡去了耀眼的光芒,天色渐渐暗下来,这时候,从烟囱里升腾出来的炊烟在夜幕的映衬下,显得更加洁白夺目。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的乡亲们,此时正走在回家的田间小路上,遥望村庄,第一眼肯定是看到那缕缕的炊烟,并且还要在如林的炊烟中寻找家的位置,然后沿着炊烟,从上到下,目光首先回到了灶房,仿佛看到了母亲或妻子在灶房忙碌的身影,浑身的疲劳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,脚步也变得轻快起来,近了,又近了,他们走的仿佛不是曲曲折折的田间小路,而是摇摇摆摆的袅袅炊烟,他们的心已逆着炊烟往下,再往下,钻进烟囱,停靠在家充满温馨的感觉里……

每逢佳节临近,从屋顶冒出的炊烟,在轻风的吹送下,摇摇摆摆,慢慢升腾,饱含着亲人的召唤,飘向远方,它一定是去寻找身在异乡的亲人了,它和游子在梦里相逢,然后拉着游子,沿着炊烟,踏上回家的路,不管这条路通向何方,通得多远,但浪迹天涯的游子只要踏上这条路,目的地一定是家里的那缕炊烟。炊烟有时像一条洁白的飘带,连接着家乡和外地;有时像亲人招摇的手臂,呼唤着游子的归来;有时像永远盛开的花朵,飘荡着故乡的味道。炊烟,从有形到无形,从厚重到飘散,千变万化,但只要眼里有炊烟,心中有乡愁,就不会成为迷路的孩子。看到了炊烟就看到了家,古老的村口一定会有母亲和妻儿的牵挂,急匆匆的脚步像上足了发条的时钟,分分秒秒向家进发。

世间不可能没有漂泊的游子,为了心中的梦想,为了家人的愿望,有些人还是要踏上征途,和亲人告别,和村庄告别,最后回首一眼,还要和炊烟告别。元朝诗人王冕在《墨萱图》里说:“慈母倚门情,游子行路苦。”故乡的炊烟伴着人间烟火,从家里出发,浪迹天涯,但它却是用乡愁铺成的路,不管走得有多远,有了这条路相连,一头是拼搏的汗水,一头是幸福的未来。

不管离开故乡有多少年,不管距离故乡有多么远,老家灶房里那缕炊烟,永远是游子心中不断的路,虽然这条路有时曲曲弯弯,但路永远都不会改道,更不会消失,因为路的那头有童年,有亲人,有乡愁,更有无尽的思念。



春岭牧牛 唐西林 画

唐西林 书

童年的小火笼

陈兴宇

不经意间我就想起了童年的小火笼。

火笼也叫做烘笼,外筐一般采用传统竹编技艺编制,有的地方也用柳条或荆条等编成笼子,里面安放上一个半圆的土钵子作为内胆。天冷了,把燃烧的火炭放入钵中,上面再盖上些炭灰,一个温暖的火笼就可以提着上路了。

儿时的冬天,比现在冷多了,低矮的房檐上随时挂着长长的冰溜,河沟里也结着冰。走在屋外,呼啸的北风削尖了脑袋似的往你衣领袖口里钻。而那个年代,既没有保暖内衣和羽绒服御寒,家里也没有空调、地暖等设备。可以想象,面对那种彻骨的冷,能拥有一个小小的火笼是何等幸福的事。

我至今还记得,每天清晨上学,刚走出门外,一阵风吹来,不由得缩紧脖子,弓起身子,一两公里的路变得特别漫长。走进教室,门窗虽然关上了,但风仍然毫不费力地就从四处的缝隙里挤进来,冷得身子瑟瑟发抖。

所以,冬天一到,孩子们就纷纷提着自己的小火笼去上学。有的火笼是从集市上买来的,形状像个缩小的花篮,外筐的耳朵上插上一副“火箸”,提在手里既方便又美观。然而更多的则是自制的火盆,利用报废的搪瓷盆或小铁桶,在边沿上对称穿上两根十字形框架的铁丝,就可以提着走了。虽然火笼的外形各异,但我们只要把它放在两只小脚前,一股暖流瞬间便涌向了全身每一个细胞。

一个添好炭火的火笼,一般可保温两三个小时。因而每到课间休息,就有孩子忙着去给火笼加炭去烟。如果上课了,火笼里还冒出浓烟,老师是不允许提进教室的,毕竟在那样的封闭环境,烟熏火燎的还怎么上课?为了及时去除烟子,孩子们可是想出了各种办法。有的用纸卷成个吹火筒,对着火笼用力吹;有的提着火笼满校园跑;还有的那就精彩了,像表演杂技一样,手提着火笼用力甩出一个又一个的圆圈。风吹过,火星点点,就像在表演甩火球。

那些年,每家都有几个火笼,除了小孩子上学用,大人们出门也会提一个。冷了,放到地上烤脚,或抱在腿上烘手。饿了,将洋芋、玉米和红薯等放进红彤彤的炭火中,用不了多久,火笼里就飘出了阵阵香气,让人垂涎欲滴。

现如今已经很少能见到火笼的身影了,但在农村,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,还是喜欢整天拎着它进进出出,仿佛拎着一段温暖的岁月。

有火笼的日子,冬天不会觉得冷。想起火笼陪伴走过的童年,心里依旧暖洋洋的。

■每周二、三、四、五出版 ■广告电话:021-37687187 ■投递热线:021-57814852 ■本报法律顾问:上海丰兆律师事务所(潘峰:13512129634) ■上海四维数字图文有限公司印刷(电话:021-37212888)